

重工業部學校課外讀物

# 好鄰居

謝加編寫



工人出版社

### 本書內容介紹



這本書有五篇文字，都是寫蘇聯老大哥的故事。蘇聯老大哥處處真心實意的幫助我們，過去幫助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；今天又幫助我們建設國家，我們應該感謝蘇聯老大哥的偉大的友誼，並且學習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。全書共有一萬三千字。

190]

### 鄰 居

寫者	勳	加
圖者	王	維
版者	工人出版社 北京北新橋駝駝胡同四號	
經售	新華書店	
刷者	工人出版社印刷廠	

·243,000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 
(定價：一千二百元)

## 編者的話

編這一套讀物的主要目的，是做為速成識字班學員在突學生字後的閱讀材料，幫助他們鞏固生字，練習閱讀和寫作。同時，也照顧到一般職工的需要，使他們通過閱讀能進一步提高寫作能力。

文字的寫法，都盡量採用口語；有些材料，由我們重新改寫，好使初學文化的人，能一看就懂。另外，每本書都配有插圖，增加閱讀的興趣。

為了便利學員閱讀，這一套讀物，都用較大的正楷〔ㄅ〕字排印。同時，在一千八百多個常用字以外的字，都加了注音字母，幫助閱讀。（這一千八百多個常用字是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的一千五百字，加上職工識字課本裏沒有包括進去的三百多字。）

目 錄

好鄰居·····	一
買水手和漁民·····	八
給兒帶徒弟·····	一三
請河橋上·····	二〇
給我添個名字吧·····	二五

## 好鄰居

夏尊賢〔一五〕家搬來個好鄰居，可是老夏偏不認這個理，總覺着：搭〔分丫〕這樣個鄰居沒『光』沾〔世五〕。原來這鄰居是個蘇聯紅軍。

老夏從小就受苦，嘗了半輩子長工，一家大小從來沒吃過一頓好高粱米飯，一年四季沒穿過一條不露尻〔反己〕股的褲子。蘇聯紅軍來了，旅夫得放了，他分了房子分了地，才吃飽了也穿暖了。按理說，他見了蘇聯紅軍該是挺親熱呀！偏不，他見了這鄰居總是躲躲閃閃的。心想：外國人嘛〔行丫〕，人生話不懂的，誰知道人家是個啥性情！

這蘇聯人名叫沙西，是蘇聯紅軍裏的一個排長。秋天，紅軍幫咱打日本鬼子的時候，他來到大連縣，一來到就做了老夏的鄰居。

這沙西可並不像老夏想的那麼難對付，跟咱們中國人可親熱啦，見着老頭老太太，就學着中國話喊「爸爸」「媽媽」。每天回來，不是幫助

#0007

東家挑水，就是幫助西家刨〔扒〕地；再不就是和孩子們一塊兒玩。就這樣，左鄰右舍〔戶〕都跟他搞熟了。老夏也才覺得：『這人還不壞哩！』

一天，沙西剛回來，走到門口，一羣孩子就把他圍上了，這個叫他抱，那個要他跳，噯〔日〕噯噯〔丫〕噯，又喊又叫。沙西一看，單是老夏的那個孩子小三。就喊：『小三子，小三子！』孩子們說：『病啦！』沙西一聽，不知小三得的是什麼病，也沒心思玩了，三腳兩步，便跑到老夏家去。

老夏正在家墊〔勿一五〕錫〔高〕，見沙西進來，便招呼了一下走過來。沙西走進屋裏，見小三在炕〔百尤〕上躺着，摸了摸頭，挺燙。沙西問：『醫生看了沒有？』老夏擺了擺手說：『沒甚麼，不要緊。』沙西說：『不看看不行，我抱他去找軍醫。』說着，把小三抱起來就往外走。夏大娘慌了，追上來說：『可不敢受風！』沙西連忙脫下大衣，給小三圍上，抱起走了。老兩口子也只好由他。

天快黑的時候，沙西抱着孩子回來了，把小三輕輕往炕上一放，拿

出三包藥交給老夏，說：「藥，分三四，開水吃，一定要吃啊！」夏大娘看了看那藥像白麵，也沒放在眼裏，心想：捱兩天也就捱過去啦。等沙西走後，便順手扔〔白〕到鍋台底下了。哪知到了第二天夜裏，小三的病突然變重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喘〔干〕着，眼睛〔白〕直往上翻。夏大娘着了慌，趕緊叫老夏到鍋台底下找那藥麵，老夏翻騰了半天也沒找到。夏大娘說：「叫沙西再給咱要點藥吧。」老夏說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人家能給開門麼！」夏大娘說：「那怎麼辦哪！還能看着孩子死嗎！」這真叫老夏左右為難：不去吧，眼看要丟下一條命；去吧，半夜三更的，人家能管嗎？再說人家好心好意給的藥，又都給扔了。……老夏越想越覺得晦〔干〕氣！

老夏到底驚〔干〕不過老婆，硬着頭皮去敲沙西的門。

沙西從夢中驚醒，開開門，見是老夏，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老夏說：「咱那小兒子病的厲害，藥也沒有啦……」沙西一聽，趕忙披〔女〕上大

衣，去找軍醫。老夏這才鬆了一口氣，他想：「真是個好鄰居咧〔干〕！」

蘇聯醫生來了，給孩子仔細的診（生）斷了半天，打了一針。沙西又跟醫生回到部隊，給拿來三包藥麵。

夏大娘接過藥，小心地將包打開，生怕灑掉一點。老夏忙去燒水，沙西幫着抱煤（尸）（稽）（日）（世）。水燒開了，沙西看着小三吃下藥睡着了才走。

後來沙西又給請了幾次醫生，取了幾回藥。過了有一個月，小三的病已經大好，能夠跑着玩了。老夏兩口子心裏說不出的感激，常對小三說：「小三啊，別忘了，你的命是蘇聯大哥救的。」

沙西救了小三命，老兩口子常掛在心裏：總想報答報答人家。



沙西幫着老夏燒水



夏大娘尋思了好多天，想不出個道道來。有一天，見老夏給鷄窩墊草，忽的心眼一動，便對老夏說：「把咱攢〔甲〕下的那十四個鷄蛋，給沙西送個禮吧！」老夏眉頭一皺〔乙〕說：「那麼點點！」夏大娘說：「看你這人，表衣咱的心嘛！」老夏說：「十四個鷄蛋，也能送禮？」夏大娘氣了，便說：「把你那二畝地送去！」老兩口子吵來吵去，還是老夏用紅手巾包了鷄蛋，去送禮。

沙西正在屋裏看書，見老夏提了個紅手巾包來，不知是甚麼意思，一問，才知道是給他送禮，連聲說：「鷄蛋，小孩子吃吧。」老夏也不答腔〔丙〕，只顧拉開抽屜〔丁〕，把鷄蛋一個一個往裏放，沙西又一個一個拿出來，末了，老夏強放下鷄蛋扭〔戊〕頭就跑。十來個鷄蛋在桌子上直滾。沙西只好把鷄蛋捫〔己〕進抽屜裏，順手拿出兩盒〔庚〕肉罐〔辛〕頭送出來，一把塞進老夏的口袋。老夏嚇〔壬〕了一跳，等他弄清楚，沙西早跑回去把門關上了。

夏大娘見老夏拿回來兩盒罐頭，直罵他沒用：「連個禮也送不了！」

老夏一賭氣說：「你去！」夏大娘自然不服氣，向別人家借了十個雞蛋，親自送去。不一會，夏大娘仍舊拿着十個雞蛋回來了。

這以後，夏大娘常打發她那十來歲的姑娘，找沙西要些衣服洗；沙西也常送些點心、麵包、罐頭啦給孩子們吃。在春耕、秋收的時候，沙西還把他心愛的戰馬牽來，幫助老夏耕地。他們之間親密得好像是一家子啦！

第二年春天，沙西要調到大連周水子去，老夏心裏非常難過。在沙西走的那天，全家老小把沙西送到卓上，真是難捨難分。後來每當禮拜天，沙西總要帶些禮物來看老夏夫妻。

七月底，颶(去兒)風吹到了旅大，許多房子被暴風颶(去兒)壞了。沙西擔心老夏家受了損失，在颶風的第二天，同三位戰友冒着暴風雨，騎着馬跑到老夏家來看望。還好，老夏家損失不大。老夏留他們吃了午飯，沙西又打聽了其他居民受災的情形，就要動身，老夏見風雨太大，要留他們過夜，沙西說什麼也不肯，到底冒着暴風雨回去了。

暴風雨嘩啦嘩啦不住地颳着，下着，大樹颳折了，電線颳斷了。沙西他們一走，老夏越想越擔心，生怕他們遇上危險，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。最後他決定：不管明天天氣好壞，得去趟「去」周水子，看看沙西他們是不是平安的回了營。

第二天，天剛朦「白」朦亮，老夏就起來了。還好，晴天了。他洗了臉，拿上乾糧，告訴了夏大娘一聲，就去看他從前的好鄰居沙西。

## 紅軍水手和漁民

趙永海在海岸上活了半輩子。要說下海打魚，他真是好樣的；可是儘〔可一〕管是好樣的，也還是窮了半輩子。幸虧蘇聯紅軍來了，幫咱打垮了日本鬼，光景才一天比一天好起來。趙永海滿心歡喜，便拉上同村的幹〔干〕三，漆〔漆〕錢買了張新網〔又光〕，兩家合駕〔可一〕着一隻船，每天出下海。

有一天，天剛朦朧亮，趙永海就起來了，照例站在門口望望海。天氣是晴朗朗的，只是海裏有股小風。他這幾天正在興頭上，哪把這風放在心上，便喊起了幹三，抬着漁〔也〕網上了船。這時有些年青人也起來了，見老趙下了海，也就不管什麼風不風，駕着船都跟着去了。

海裏空蕩〔勿光〕蕩的，海港裏停着一艘〔又光〕蘇聯軍艦，艦橋上的紅旗被風吹得呼啦啦響。幹三向老趙說：「怕要起風啦？」老趙看看天說：

「不礙事！」便放開船直向裏海駛去了。

哪知道天折中午，真的起了大風，小船颺得滴溜溜溜直轉。海裏的浪濤（去色），像一座座的小山，一個跟着一個向小船奔來。這十幾個人急忙撥轉船頭想回來，可是風浪撲打過來，把他們吹的越滾越遠。船裏進了水，衣服打濕了，人都慌了手脚。

這風浪也刮動了村裏人，他們急忙跑到海邊，擔心地盼望下落的人能早點回來。只見海風越颺越大，浪頭一個比一個高，哪裏望得見漁船的影子。趙永海的老婆嚇得臉色（了）白，死命抓住韓三的老爹，哭喊着央他想想辦法。韓三的老爹到底是個下了一輩子海的老漁民，這時雖然也殺着急，究竟還沉得住氣，想了想：海這樣甚，木船哪裏敢下去。除非是大火輪來才抵事。想到這裏忽然有了主意，掙脫開趙永海老婆的手，跳起來喊道：「快去找港聯老大哥，軍艦能行！」話才落音，那腿快的早跑着去了。

軍艦開動了，紅軍水手站在甲板上，拿着望遠鏡（目一）往海裏找，

找了一會，看見了趙永海他們那幾隻小船，便加足馬力急開過去。那隻隻小船還在一起一落地打轉。軍艦開到了漁船跟前停下來，紅軍水手放下繩子，連喊帶比劃地叫趙永海他們抓着繩子，好把他們拉上來。老趙他們已經成了落湯鷄，手凍得像木頭棍子，打不過彎〔又弓〕來；韓三叫風浪激得不省人事。這夥人眼望着繩子，却怎麼也抓不住。這時候，浪濤仍是一個跟着一個，一排緊接着一排地打過來，眼看着這些小船就要底朝天了。

突然，一個高個子的紅軍水手，順着繩子從軍艦上跳下來，踏住了小船，一手抱起韓三，一手抓住繩子。軍艦上的紅軍，急



一個紅軍水手，順着繩子跳下來。

忙把他們拉上來。

接着，一個一個的又跳下去好幾個紅軍，救上趙永海和其他的漁民。紅軍又拿出乾衣裳，給他們換上，還讓他們躺在船艙裏休息。有的頭上、腳上碰傷了，紅軍醫生都給上了藥，繫上綑帶。來了，又叫翻譯〔一〕告訴他們說：『休息一會兒，到食堂吃飯去。』

這影演民，哪還有心思去吃飯，看看自己身上剛換上的蘇軍制服，和頭上腳上裹〔又又〕的綑帶，心裏說不出的感激。

趙永海忽然想起自己的船和漁網，腦袋「噹〔又又〕」的一下，趕緊問道：『我的小船和網呢，是不是都沒啦？』經過翻譯一翻，紅軍說：『你們的船和網都綁〔又又〕在軍艦後面，一點也沒有失落。』老趙才放下心來，想：『蘇聯紅軍待咱真親啊！』

軍艦快靠岸了，趙永海他們和紅軍水手都擠到船頭上來，見村裏人都岸上等着。村裏人眼巴巴地望見蘇聯軍艦回來了，軍艦後面還拴着七隻漁船，可就是看不見打魚的在那裏。

紅單水手和趙永海他們上了岸，村裏人才看出來老趙他們穿着紅單水手的衣服，忽啦一下把他們圍起來，問長問短，嚷（日老）成一片。大夥搶着和紅單握手，也不知該說什麼好，只是一個勁的道謝。紅單也哇（X Y）啦哇啦地說着笑着，不過誰也聽不懂。

趙大嫂見他另人一點沒受損傷，心裏高興透啦！她在老趙身旁，笑着說：「給新大爺寫封信吧，告訴他老人家，說說紅單救了咱們的人，咱感他的恩啊！」



一九四八年八月，大連機務段招考了十六名女學徒。有兩個小姑娘，被分配到化驗室。

這兩個小姑娘，生的挺機靈，大的十七，叫薛〔丁日世〕秀榮，人們都管她叫大薛；小的十六，叫周雲清，都管她叫小周。這兩個人沒什麼文化，都不過哈〔百一〕了四五年書。

化驗室剛成立，只有個光輝主任，叫娃〔父〕兒。這一天，大薛和小周來上工，副段長領她倆到化驗室，姓兒一見，非常高興，連說：「黑老少（好的意思），黑老少！」原來老師是個蘇聯人，不懂一句中國話。兩個人心裏先涼了半截〔日一〕。小周咧了咧嘴，心裏想：「怎麼遇着個蘇聯老師！」大薛心裏也直嘔〔力〕咕〔父〕兒：「這滿嘴嘔里咕嚕〔力〕的，可怎麼學啊！」